資治通鑑/卷1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五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五十二 梁紀八

► 卷一百五十三

著雍涒灘（戎申），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52卷

【梁紀八】　著雍涒灘（戎申），一年。

高祖武皇帝八大通二年（戊申，公元五二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亥，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相州刺史。

魏北道行台楊津守定州城，居鮮于修禮、杜洛周之間，迭來攻圍；津蓄薪糧，治器械，隨機拒擊，賊不能克。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，賊黨有應津者，遺津書曰：「賊所以圍城，正為取北人耳。城中北人，宜盡殺之，不然，必為患。」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，眾無不感其仁。

及葛榮代修禮統眾，使人說津，許以為司徒；津斬其使，固守三年。杜洛周圍之，魏不能救。津遣其子遁突圍出，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。遁日夜泣請，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。前鋒至廣昌，賊塞隘口，柔然遂還。乙丑，津長史李裔引賊入，執津，欲烹之，既而捨之。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。

乙丑，魏潘嬪生女，胡太后詐言皇子。丙寅，大赦，改元武泰。

蕭寶寅圍馮翊，未下；長孫稚軍至恆農，行台左丞楊侃謂稚曰：「昔魏武與韓遂、馬超據潼關相拒，遂、超之才，非魏武敵也，然而勝負久不決者，扼其險要故也。今賊守禦已固，雖魏武復生，無以施其智勇。不如北取蒲阪，渡河而西，入其腹心，置兵死地，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，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。支節既解，長安可坐取也。若愚計可取，願為明公前驅。」稚曰：「子之計則善矣；然今薛修義圍河東，薛鳳賢據安邑，宗正珍孫守虞板不得進，如何可往？」侃曰：「珍孫行陳一夫，因緣為將，可為人使，安能使人！河東治在蒲反，西逼河潏，封疆多在郡東。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，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，一旦聞官軍來至，皆有內顧之心，必望風自潰矣。」稚乃使其子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，據石錐壁，侃聲言：「今且停此以待步兵，且觀民情向背。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，俟台軍舉三烽，當亦舉烽相應；其無應烽者，乃賊黨也，當進擊屠之，以所獲賞軍。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，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，一宿之間，火光遍數百里。賊圍城者不測其故，各自散歸；修義亦逃還，與鳳賢俱請降。丙子，稚克潼關，遂入河東。

會有詔廢鹽池稅，稚上表以為：「鹽池天產之貨，密邇京畿，唯應寶而守之，均贍以理。今四方多虞，府藏罄竭，冀、定擾攘，常謂之絹不復可收，唯仰府庫，有出無入。略論鹽稅，一年之中，准絹而言，不減三十萬匹，乃是移冀、定二州置於畿甸。今若廢之，事同再失。臣前仰違嚴旨，而先討關賊，逕解河東者，非緩長安而急薄阪，一失鹽池，三軍乏食。天助大魏，茲計不爽。昔高祖昇平之年，無所乏少，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，非與物競利，恐由利而亂俗也。況今國用不足，租征六年之粟，調折來歲之資，此皆奪人私財，事不獲已。臣輒符同監將、尉，還帥所部，依常收稅，更聽後敕。」

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。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，終德因其勢挫，還軍襲寶寅；至白門，寶寅始覺，丁丑，與終德戰，敗，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，奔万俟丑奴。丑奴以寶寅為太傅。

二月，魏以長孫稚為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、尚書僕射、西道行台。

群盜李洪攻燒鞏西闕口以東，南結諸蠻；魏都督李神軌、武衛將軍費穆討之。穆敗洪於闕口南，遂平之。

葛榮擊杜洛周，殺之，並其眾。

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，嬖倖用事，政事縱弛，威恩不立，盜賊蜂起，封疆日蹙。魏肅宗年浸長，太后自以所為不謹，恐左右聞之於帝，凡帝所愛信者，太后輒以事去之，務為壅蔽，不使帝知外事。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，使領左右；太后屢諷之，欲用為州，士恢懷寵，不願出外，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。有蜜多道人，能胡語，帝常置左右，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，而詐懸賞購賊。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。

是時，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、並、肆、汾、廣、恆、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，魏朝憚之。高歡、段榮、尉景、蔡俊先在杜洛周黨中，欲圖洛周，不果，逃奔葛榮，又亡歸爾朱榮。劉貴先在爾朱榮所，屢薦歡於榮，榮見其憔悴，未之奇也。歡從榮之馬廄，廄有悍馬，榮命歡剪之，歡不加羈絆而剪之，竟不蹄嚙；起，謂榮曰：「御惡人亦猶是矣。」榮奇其言，坐歡於床下，屏左右，訪以時事。歡曰：「聞公有馬十二谷，色別為群，畜此竟何用也？」榮曰：「但言爾意！」歡曰：「今天子闇弱，太后淫亂，嬖孽擅命，朝政不行。以明公雄武，乘時奮發，討鄭儼、徐紇之罪以清帝側，霸業可舉鞭而成，此賀六渾之意也。」榮大悅。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，自是每參軍謀。

并州刺史元天穆，孤之五世孫也，與榮善，榮兄事之。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，欲舉兵入洛，內誅嬖倖，外清群盜，二人皆勸成之。

榮上書，以「山東群盜方熾，冀、定覆沒，官軍屢敗，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。」太后疑之，報以「念生梟戮，寶寅就擒，丑奴請降，關、隴已定。費穆大破群蠻，絳蜀漸平。又，北海王顥帥眾二萬出鎮相州，不須出兵。」榮復上書，以為：「賊勢雖衰，官軍屢敗，人情危怯，恐實難用。若不更思方略，無以萬全。臣愚以為蠕蠕主阿那瑰荷國厚恩，未應忘報，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，北海之事嚴加警備以當其前。臣麾下雖少，輒盡力命。自井陘以北，滏口以西，分據險要，攻其肘腋。葛榮雖並洛周，威恩未著，人類差異，形勢可分。」遂勒兵，召集義勇，北捍馬邑，東塞井陘。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，榮聞而恨之。

魏肅宗亦惡儼、紇等，逼於太后，不能去。密詔榮舉兵內向，欲以脅太后。榮以高歡為前鋒，行至上黨，帝復以私詔止之。儼、紇恐禍及己，陰與太后謀鴆帝。癸丑，帝暴殂。甲寅，太后立皇女為帝，大赦。既而下詔稱：「潘充華本實生女，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，體自高祖，宜膺大寶。百官文武加二階，宿衛加三階。」乙卯，釗即位。釗始生三歲，太后欲久專政，故貪其幼而立之。

爾朱榮聞之，大怒，謂元天穆曰：「主上晏駕，春秋十九，海內猶謂之幼君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，欲求治安，其可得乎！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，剪除奸佞，更立長君，何如？」天穆曰：「此伊、霍復見於今矣！」乃抗表稱：「大行皇帝背棄萬方，海內咸稱鴆毒致禍。豈有天子不豫，初不召醫，貴戚大臣皆不侍側，安得不使遠近怪愕！又以皇女為儲兩，虛行赦宥。上欺天地，下惑朝野。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，實使奸豎專朝，隳亂綱紀，此何異掩目捕雀，塞耳盜鐘！今群盜沸騰，鄰敵窺窬，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，不亦難乎！願聽臣赴闕，參預大議，問侍臣帝崩之由，訪禁衛不知之狀，以徐、鄭之徒付之司敗，雪同天之恥，謝遠近之怨，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。」榮從弟世隆，時為直閤，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；榮欲留之，世隆曰：「朝廷疑兄，故遣世隆來，今留世隆，使朝廷得預為之備，非計也。」乃遣之。

三月，癸未，葛榮陷魏滄州，執刺史薛慶之，居民死者什八九。

乙酉，魏葬孝明皇帝於定陵，廟號肅宗。

爾朱榮與元天穆議，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，其子長樂王子攸，素有令望，欲立之。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、倉頭王相入洛，與爾朱世隆密議。天光見子攸，具論榮心，子攸許之。天光等還晉陽，榮猶疑之，乃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，唯長樂王像成。榮乃起兵發晉陽，世隆逃出，會榮於上黨。靈太后聞之，甚懼，悉召王公等入議，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為，莫肯致言。徐紇獨曰：「爾朱榮小胡，敢稱兵向闕，文武宿衛足以制之。但守險要以逸待勞，彼懸軍千里，士馬疲弊，破之必矣。」太后以為然，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為大都督，帥眾拒之，別將鄭季明、鄭先護將兵守河橋，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。先護，儼之從祖兄弟也。

榮至河內，復遣王相密至洛，迎長樂王子攸。夏，四月，丙申，子攸與兄彭城王劭、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，丁酉，會榮於河陽，將士咸稱萬歲。戊戌，濟河，子攸即帝位，以勳為無上王，子正為始平王；以榮為侍中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大將軍、尚書令、領軍將軍、領左右，封太原王。

鄭先護素與敬宗善，聞帝即位，與鄭季明開城納之。李神軌至河橋，聞北中不守，即遁還；費穆棄眾先降於榮。徐紇矯詔夜開殿門，取驊騮廄御馬十匹，東奔兗州，鄭儼亦走還鄉里。太后盡召肅宗後宮，皆令出家，太后亦自落髮。榮召百官迎車駕，己亥，百官

奉璽綬，備法駕，迎敬宗於河橋。庚子，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，送至河陰。太后對榮多所陳說，榮拂衣而起，沉太后及幼主於河。

費穆密說榮曰：「公士馬不出萬人，今長驅向洛，前無橫陳，既無戰勝之威，群情素不厭服。以京師之眾，百官之盛，知公虛實，有輕侮之心。若不大行誅罰，更樹親黨，恐公還北之日，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。」榮心然之，謂所親慕容紹宗曰：「洛中人士繁盛，驕侈成俗，不加芟剪，終難制馭。吾欲因百官出迎，悉誅之，何如？」紹宗曰：「太后荒淫失道，嬖倖弄權，淆亂四海，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。今無故殲夷多士，不分忠佞，恐大失天下之望，非長策也。」榮不聽，乃請帝循河西至淘渚，引百官於行宮西北，雲欲祭天。百官既集，列胡騎圍之，責以天下喪亂，肅宗暴崩，皆由朝臣貪虐，不能匡弼。因縱兵殺之，自丞相高陽王雍、司空元欽、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，死者二千餘人。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，其母，敬宗之從母也，相帥出迎，俱死。遵業，慧龍之孫也，俊爽涉學，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。有朝士百餘人後至，榮復以胡騎圍之，令曰：「有能為禪文者免死。」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，遂使為之。榮又令其軍士言：「元氏既滅，爾朱氏興。」皆稱萬歲。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，帝與無上王劭、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。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剎、西部高車叱列殺鬼侍帝側，詐言防衛，抱帝入帳，餘人即殺劭及子正，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，置之幕下。

帝憂憤無計，使人諭旨於榮曰：「帝王迭興，盛衰無常。今四方瓦解，將軍奮袂而起，所向無前，此乃天意，非人力也。我本相投，志在全生，豈敢妄希天位！將軍見逼，以至於此。若天命有歸，將軍宜時正尊號；若推而不居，存魏社稷，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。」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，左右多同之，榮疑未決。賀拔岳進曰：「將軍首舉義兵，志除奸逆，大勳未立，遽有此謀，正可速禍，未見其福。」榮乃自鑄金為像，凡四鑄，不成。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，榮信之，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。榮曰：「若我不吉，當迎天穆立之。」靈助曰：「天穆亦不吉，唯長樂王有天命耳。」榮亦精神恍惚，不自支持。久而方寤，深自愧悔曰：「過誤若是，唯當以死謝朝廷。」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，左右皆曰：「歡雖復愚疏，言不思難，今四方多事，須藉武將，請捨之，收其後效。」榮乃止。夜四更，復迎帝還榮，榮望馬首叩頭請死。

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，不敢入洛城，即欲向北為遷都之計。榮狐疑甚久，武衛將軍汎禮固諫。辛丑，榮奉帝入城。帝御太極殿，下詔大赦，改元建義。從太原王將士，普加五階，在京文官二階，武官三階，百姓復租役三年。時百官蕩盡，存者皆竄匿不出，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。洛中士民草草，人懷異慮，或雲榮欲縱兵大掠，或雲欲

遷都晉陽。富者棄宅，貧者襁負，率皆逃竄，什不存一二，直衛空虛，官守曠廢。榮乃上書，稱：「大兵交際，難可齊壹，諸王朝貴，橫死者眾，臣今粉軀不足塞咎，乞追贈亡者，微申私責。無上王請追尊為無上皇帝，自餘死於河陰者，諸王贈三司，三品贈令、僕，五品贈刺史，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、鎮；死者無後聽繼，即授封爵。又遣使者循城勞問。」詔從之。於是朝士稍出，人心粗安。封無上王之子韶為彭城王。

榮猶執遷都之議，帝亦不能違。都官尚書元諶爭之，以為不可，榮怒曰：「何關君事，而固執也！且河陰之役，君應知之。」諶曰：「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，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！諶，國之宗室，位居常伯，生既無益，死復何損！正使今日碎首流腸，亦無所懼！」榮大怒，欲抵諶罪，爾朱世隆固諫，乃止。見者莫不震悚，諶顏色自若。後數日，帝與榮登高，見宮闕壯麗，列樹成行，乃歎曰：「臣昨愚闇，有北遷之意，今見皇居之盛，熟思元尚書言，深不可奪。」由是罷遷都之議。諶，謐之兄也。

癸卯，以江陽王繼為太師，北海王顥為太傅；光祿大夫李延寔為太保，賜爵濮陽王；并州刺史元天穆為太尉，賜爵上黨王；前侍中楊椿為司徒；車騎大將軍穆紹為司空，領尚書令，進爵頓丘王；雍州刺史長孫稚為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賜爵馮翊王；殿中尚書元諶為尚書右僕射，賜爵魏郡王；金紫光祿大夫廣陵王恭加儀同三司；其餘起家暴貴者，不可勝數。延寔，沖之子也，以帝舅故得超拜。

徐紇弟獻伯為北海太守，季產為青州長史，紇使人告之，皆將家屬逃去，與紇俱奔泰山。鄭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，為部下所殺。

丁未，詔內外解嚴。

魏郢州刺史元顯達請降，詔郢州刺史元樹迎之，夏侯夔亦自楚城往會之，遂留鎮焉。改魏郢州為北司州，以夔為刺史，兼督司州。夔進攻毛城，逼新蔡；豫州刺史夏侯但圍南頓，攻陳項；魏行台源子恭拒之。

庚戌，魏賜爾朱榮子義羅爵梁郡王。

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於魏，魏詔頭兵贊拜不名，上書不稱臣。

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台臨淮王彧聞河陰之亂，皆來奔。先是，魏人降者皆稱魏官為偽，

或表啟獨稱魏臨淮王；上亦體其雅素，不之責。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，至汲郡，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，陰為自安之計，盤桓不進；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，代前刺史李神守鄴。行台甄密知顥有異志，相帥廢遵，復推李神攝州事，遣兵迎顥，且察其變。顥聞之，帥左右來奔。密，琛之從父弟也。北青州刺史元世俊、南荊州刺史李志皆舉州來降。

五月，丁巳朔，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台。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為東道大使，光祿勳元欣副之，巡方黜陟，先行後聞。欣，羽之子也。

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，重謝河橋之事，誓言無復貳心。帝自起止之，因復為榮誓，言無疑心。榮喜，因求酒飲之，熟醉；帝欲誅之，左右苦諫，乃止，即以床輿向中常侍省。榮夜半方寤，遂達旦不眠，自此不復禁中宿矣。

榮女先為肅宗嬪，榮欲敬宗立以為後，帝疑未決，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：「昔文公在秦，懷嬴入侍；事有反經合義，陛下獨何疑焉！」帝遂從之，榮意甚悅。榮舉止輕脫，喜馳射，每入朝見，更無所為，唯戲上下馬；於西林園宴射，恆請皇后出觀，並召王公、妃主共在一堂。每見天子射中，輒自起舞叫，將相卿士悉皆盤旋，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。及酒酣耳熱，必自匡坐唱虜歌；日暮罷歸，與左右連手蹋地唱《回波樂》而出。性甚嚴暴，喜慍無恆，刀槊弓矢，不離於手，每有瞋嫌，即行擊射，左右恆有死憂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，榮即令相觸，力窮不復能動，遂使旁人以頭相擊，死而後已。

辛酉，榮還晉陽，帝餞之於邙陰。榮令元天穆入洛陽，加天穆侍中、錄尚書事、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，以行台郎中桑干朱瑞為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，朝廷要官，悉用其腹心為之。

丙寅，魏主詔：「孝昌以來，凡有冤抑無訴者，悉集華林東門，當親理之。」時承喪亂之後，倉廩虛竭，始詔「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，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，沙門授本州統及郡縣維那。」

爾朱榮之趣洛也，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，唐州刺史崔元珍、行台酈惲拒守不從。乙亥，子鵠拔平陽，斬元珍及惲。元珍，挺之從父弟也。

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，堰水灌城，不沒者數板。時魏方多難，不能救，城中糧盡，刺史

王羆煮粥，與將士均分食之。每出戰，不擐甲冑，仰天大呼曰：「荊州城，孝文皇帝所置，天若不祐國家，令箭中王羆額；不爾，王羆必當破賊！」彌歷三年，前後搏戰甚眾，亦不被傷。癸未，魏以中軍將軍費穆都督南征諸軍事，將兵救之。

魏臨淮王彧聞魏主定位，乃以母老求還，辭情懇至。上惜其才而不能違，六月，丁亥，遣彧還。魏以彧為侍中、驃騎大將軍，加儀同三司。

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，祐之從子也，與弟敖曹、季式皆喜輕俠，與魏主有舊。爾朱榮之向洛也，逃奔齊州，聞河陰之亂，遂集流民起兵於河、濟之間，受葛榮官爵，頻破州軍。魏主使元欣諭旨，乾等乃降。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，敖曹為通直散騎侍郎。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，不應復居近要，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。敖曹復行抄掠，榮誘執之，與薛修義同拘於晉陽。敖曹名昂，以字行。

葛榮軍乏食，遣其僕射任褒將軍南掠至沁水。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，帥宗正珍孫等討之。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，自稱漢王，改元天統。戊申，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為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帥眾討之。辛亥，魏主詔曰：「朕當親御六戎，掃靜燕、代。」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，上黨王穆為前國，司徒楊椿為右軍，司空穆紹為後軍。葛榮退屯相州之北。秋，七月，乙丑，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

壬子，魏光州民劉舉聚眾反於濮陽，自稱皇武大將軍。

是月，万俟丑奴自稱天子，置百官。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，丑奴留之，改元神獸。

魏泰山太守羊侃，以其祖規嘗為宋高祖祭酒從事，常有南歸之志。徐紇往依之，因勸侃起兵，侃從之。兗州刺史羊敦，侃之從兄也，密知之，據州拒侃。八月，侃引兵襲敦，弗克，築十餘城守之，且遣使來降；詔廣晉縣侯泰山羊鴉仁等將兵應接。魏以侃為驃騎大將軍、泰山公、兗州刺史，侃斬其使者不受。

將軍王弁侵魏徐州，蕃郡民續靈珍擁眾萬人攻蕃城以應梁；魏徐州刺史楊昱擊靈珍，斬之，弁引還。

甲辰，魏大都督宗正珍孫擊舉於濮陽，滅之。

葛榮引兵圍鄴，眾號百萬，遊兵已過汲郡，所至殘掠，爾朱榮啟求討之。九月，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，曰：「我身不得至處，非汝無以稱我心。」自帥精騎七千，馬皆有副，倍道兼行。東出滏口，以侯景為前驅。葛榮為盜日久，橫行河北，爾朱榮眾寡非敵，議者謂無取勝之理。葛榮聞之，喜見於色，令其眾曰：「此易與耳，諸人俱辦長繩，至則縛取。」自鄴以北，列陳數十里，箕張而進。爾朱榮潛軍山谷，為奇兵，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，處有數百騎，令所在揚塵鼓噪，使賊不測多少。又以人馬逼戰，刀不如棒，勒軍士繼袖棒一枚，置於馬側，至戰時慮廢騰逐，不聽斬級，以棒棒之而已。分命壯勇所向衝突，號令嚴明，戰士同奮。爾朱榮身自陷陳，出於賊後，表裡合擊，大破之。於陳擒葛榮，餘眾悉降。以賊徒既眾，若即分割，恐其疑懼，或更結聚，乃下令各從所樂，親屬相隨，任所居止。於是群情大喜，登即四散，數十萬眾一朝散盡。待出百里之外，乃始分道押領，隨便安置，鹹得其宜。擢其渠帥，量才授任，新附者鹹安，時人服其處分機速。以檻車送葛榮赴洛，冀、定、滄、瀛、殷五州皆平。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，穆紹、楊椿猶未發，而葛榮已滅，乃皆罷兵。

初，宇文肽從鮮于修禮攻定州，戰死於唐河。其子泰在修禮軍中，修禮死，從葛榮；葛榮敗，爾朱榮愛泰之才，以為統軍。

乙亥，魏大赦，改元永遠。

辛巳，以爾朱榮為大丞相、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，榮子平昌公文殊、昌樂公文暢並進爵為王，以楊椿為太保，城陽王徽為司徒。

冬，十月，丁亥，葛榮至洛，魏主御閶闔門引見，斬於都市。

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，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。丙申，魏以太原王世子爾朱菩提為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；丁酉，以長樂等七郡各萬戶，通前十萬戶，為太原王榮國；戊戌，又加榮太師；皆賞擒葛榮之功也。

壬子，魏江陽武烈王繼卒。

魏使征虜將軍韓子熙招諭邢杲，杲詐降而復反。李叔仁擊杲於濰水，失利而還。

魏費穆奄至荊州，曹義宗軍敗，為魏所擒，荊州之圍始解。

元顥取魏銍城而據之。

魏行台尚書左僕射於暉等兵數十萬，擊羊侃於瑕丘，徐紇恐事不濟，說侃請乞師於梁，侃信之，紇遂來奔。暉等圍侃十餘重，機中矢盡，南軍不進。十一月，癸亥夜，侃潰圍出，且戰且行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，至渣口，眾尚萬餘人，馬二千匹。士卒皆竟夜悲歌，侃乃謝曰：「卿等懷土，理不能見隨，幸適去留，於此為別。」各拜辭而去。魏復取泰山。暉，勁之子也。

戊寅，魏以上黨王天穆為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世襲并州刺史。

十二月，庚子，魏詔於暉還師討邢杲。

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，北邊被其患。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，鎮中山；樓畏勝威名，不敢南出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